

史志琼崖·清风海南

历史上,海南教育起步较晚,但到了明代便获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之所以出现那般“衣冠盛事”,是因为热心海南教育的官员起到了关键作用。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士人们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感。正是在这些清廉正气、热心教育的官员不遗余力地推动下,明代琼州的教育事业才蓬勃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义学的兴办。这当中,既有外来循吏之功,也有本地乡贤之力。

明代循吏乡贤提振琼州基础教育 广开义学 惠及平民

■ 邝宁

邝彦誉兴办义学 普及教育不论贫富

虽然北宋琼州便有了官学,各州县都设立了学校,但是由于师资与生员的缺乏,以及到任官员的素养不同,学校时兴时废,州县学校的常态化直到明代才稳定下来。尽管明代已经有了专派的老师,凡在学校的师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但招生有限,《明史》记载“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算下来一县只有二十人有机会入学,而很多县甚至连这些名额都招不满,办学停停,平民学子却无处求学,教育事业因循荒废。忧心于此,到达琼州的官员开始兴办义学,修缮官学来振兴琼州的官学教育体系。邝彦誉是琼州在明代兴办义学的第一人,1462年至1464年他以广东按察副使的身份分巡海南,到达海南后一面着手整顿兵防,一面留心于兴教办学。邝彦誉祖籍湖南,出身越南望族,所到任之处清正廉洁,惠爱安民,大兴教化。

明代教育分为官学与社学,社学

即小学教育,在此基础上选拔出来的优秀学子进入官学进一步深造考取功名。当时琼州学制非常不合理,社学放任民间而无监管,官学则被谋取功名求取俸禄的人垄断,导致本地的学子有八岁就入府学的,还有到了十五岁连小学都没入的。教育的不公平如此明显,但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视而不见,究其原因,是对教育的不重视。

邝彦誉看到教育的落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他说出身名门或者富贵之家的子弟不屑于求学,奔波于生计还难以果腹的贫寒子弟没有时间学习,骄傲于天资聪颖的人不肯认真学习,而甘心于平庸普通的人也不愿意求学上进。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是让适龄子弟人人有书可读,于是他筹集资金,用公款购地办学,共建立了八所义学。

这八所义学的特点是“义”,即广收子弟,不计贫富与出身。邝彦誉在《义学记》中记载:“是故不曰社学,无以异于今也。而曰义学焉者,使夫人之学而有贵贱贫富之分,而惟束修中,才不才之择,而非义也;使夫人之凡生于斯、流寓于斯者之子若孙,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中无不中,无才无不才,是则谓之义焉,此予所以为名也。”即为了一改以往的积弊,改社学为义学,以突出教育必须具有公益性及普及性。与以往的官员选择优秀子弟进行教育的观念不同,邝彦誉认为无论贫富,天资好坏,凡是本地出生或者是迁居流落到本地的一律能够入学读书,这才符合义学的本意。

邝彦誉在琼州只待了三年,三年间他不但平乱稳固边疆,还修缮民生交通水利工程,整顿官署粮仓,清查各种积案,治理琼州期间政绩斐然,1464年升任广东按察使,不久后就致仕归乡。

他对琼州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大兴教化的各项举措,在《义学记》中他谆谆嘱托“作今劝后,则与公等共之”,并立碑为据,让义学成为可依据、可延续、可复制的兴学范本。

涂棊兴教

179所社学全岛开花

安徽人涂棊是明代琼州第二位十分重视教育的副使,成化七年(1471年),时任广东按察副使的涂棊奉玺书整饬海南兵备。到任后的第二年,涂棊开始整饬兵备,大修基建,肃清政弊,振兴教育,是海南设道以来罕见的能臣。

涂棊在任期间,海南呈现出社会安定、牛马遍野、夜不闭户的治理盛况。任内,涂棊重修了全岛的府学、州学、县学,广立社学179所,建立同文书院,整个海南教育事业为之一振,为海南文教之明清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涂棊到任初期,海南正

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与涂棊同期到任海南的儋州知州罗杰记载,他到任之后也曾想着以兴教为先,于是到处走访父老乡亲,将能读书识字的人记录在册,然而随着他对当地情况了解的日益深入,他发现比起兴学来,其他的事务更加紧急。他说,当地积压的官司、拖欠的赋税动辄三四年;朝廷新下诏令,要劝办储备粮食上百万石,可田地赋税数额混乱,户籍田册也没有统计清楚;百姓农田的水利河道淤塞严重急需疏通;官府的衙门粮仓破败坍塌没法使用;再加上民间诉讼繁多,官学校舍残破,又缺少辅佐官员,经费紧缺;各种繁杂事务全都压在他身上,他整日忙得没有空闲,只好暂时把兴办社学的事往后推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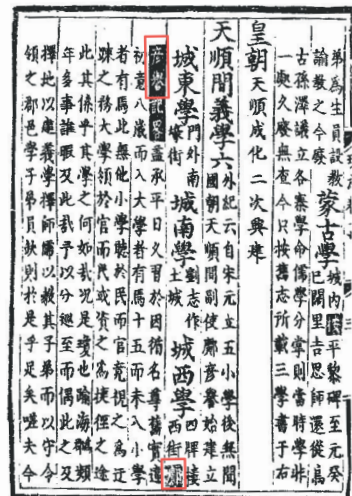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涂棊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全面推进社学的建立。涂棊督办的社学延续了邝彦誉公益性及普惠性的特点,首先是在立学的规模上,179所社学遍布各乡,其中琼山各乡81所,澄迈各乡19所,临高各乡11所,定安3所,文昌7所,会同5所,乐会5所,儋州18所,昌化3所,万州6所,陵水2所,崖州16所,感恩3所;其次是在招生政策上,这些社学广收子弟,黎、汉、灶、疍均能入学;三是在办学经费上,多来自涂棊设法筹措的公费,或自费,或动员当地官员捐款,并未增加百姓的负担,学堂焕然一新,而“费一出于公,民弗与知”。维系社学持续开办的延聘教师和学生的费用则由划定房店的税收和租金来抵付,如覆盖了不再从公钱拨付。

涂棊在海南办学的朴素理想是让他地外海的琼州“衣冠文物同于中州”,其创办的同文书院便是意在于此。他说:“国家以文为治数逾百年,天下一家,华夏一统,固不待外史之达、行人之论,而文教无不同。”然而,由于一些懒散的官员不重视,导致学校毁在了庸人手中,涂棊立碑为记,是为了提醒后来的官员要时刻重视振兴学校。明代理学名臣丘濬评价涂棊治理下琼州的教育盛况,衣冠礼乐“其视齐鲁亦或有过者”。涂棊也因兴教举措受到了海南百姓的爱戴,正德《琼台志》记载:“兴励学校,文风丕振。发奸摘伏,官吏侧足。严军政而兵备大修,催土奸而化黎归籍。躬亲巡历,所至动摇。牛马遍野,夜户不闭。修建一切公廨,后墙覆,或经风飓残落,而间架固存。品有能吏,自开道以来罕有……至今乡落黎峒,开口称涂公。”在涂棊的努力下,琼州的教育为之一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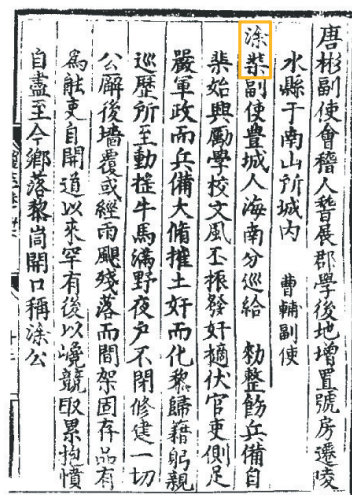
许子伟报恩

只要有积蓄便拿来助学

许子伟是琼州府琼山县(今海口市)人,他是义学的受益者,也是义学精神的传承者。许子伟年幼丧父,曾流落儋州,在义学中受教,学成之后当地人又请他在家中设馆教学多年,



明代正德《琼台志》对邝彦誉的记载。



明代正德《琼台志》对涂棊的记载。

相互之间感情深厚,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儋州人又送行数百里,他感念儋州人对他的恩情,于是立下誓言:“予倘有一日之遇,当出馆谷费,建义学,永为若等讲习之地,以成海滨邹鲁之风。”

1586年,许子伟考中进士,1589年请假归乡,他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捐出一笔资金兴办了许氏义学。在他的带动与当地人的共同捐助努力下,学堂的堂屋、廊房、门楼、围墙均在当年落成,规模完备;聘请名师,广收优秀子弟,尤其是贫寒子弟,又购置了学田,以此来供应师生的薪金与伙食。许子伟曾抗颜谏诤,在京城正直的名声大著,他创办义学的举动也因此广为流传,时任国子监司业的杨起元为他写下一篇《义学记》,称:“夫学之有真传,犹屋之有基地。义学之建,予得其基,多士安所从而成之?”此外,许子伟还在家乡琼山建立了敦仁书院、明昌塔,后来又在文昌的玉阳书院掌教,他生平只要有所积蓄便拿出史助兵学,礼部尚书蒋德璟在《赐进士吏部尚书科给事中许忠直公墓表》中称赞他“官清如洗,产业不满百金;名重如山,景仰每钦多士”,琼州义学的精神也因此广播中原。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笔砚清玩

画说西瓜

■ 缪士毅

夏天的脚步近了,天气逐渐炎热,水果摊上已经出现了西瓜的身影。此时,啖几口西瓜,颇感“下咽顿消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烦热骤减。翻阅名家画集,品赏出自画家笔下的西瓜画作,则更添情趣。

西瓜,又名水瓜、寒瓜,为葫芦科一年蔓生草本植物,原产于非洲。唐代和五代时,寿阳(属于今山西晋中)县令胡峴西征,由西域带回瓜种,随后在我国广为种植繁衍。千百年来,西瓜不仅让国人千饱口福,也在我国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西瓜文化。西瓜元素在我国诗词对联、绘画艺术、轶事传说、民俗等方面尤为突出。比如,在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宗室子弟常在炎夏进行“西瓜战”游戏,取一西瓜猜其瓜子数,猜毕,剖瓜清点瓜子数,相差最远者为输家,反之则胜。也有的猜西瓜瓤的颜色,然后剖瓜应验。又如,宋代苏东坡喜食西瓜,曾撰一联云:“坐南朝北吃西瓜,皮向东甩;思前想后观左传,书往右翻。”文豪品赏西瓜潇洒脱俗之状,尽在联语之间。再如,北宋宣和年间,蔡君安提举秘书省,总要在夏日邀请幕僚在馆中食西瓜,方法是由各人轮流说出西瓜掌故,说一个,赏西瓜一片。有一次,读书郎董彦远接连讲了一个又一个西瓜掌故,自然吃足了西瓜,让人羡慕不已。

有趣的是,我国古代切西瓜也讲究礼仪。如清代宫廷御膳房切西瓜,先切掉瓜的两头,使瓜呈鼓状,再用特制的铜质长筒插入瓜心,取出瓜瓤,然后在瓜碟里,呈进宫中,皇上和后妃进餐时,既不见瓜皮,也不见瓜子。清代的百姓切西瓜也颇讲究,或切成“莲瓣”状,或似“陀螺”状,美观别致,平添情趣。

西瓜风味诱人,历代诗人便不惜笔墨加以颂扬。如清代才子纪晓岚对西瓜美味赞不绝口,在《咏西瓜》诗中直言:“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颐顿渌茶。”而元代范成大的《食西瓜》诗“缕缕花衫唾碧玉,痕痕丹血掐肤红。香浮笑语牙生水,凉入衣襟骨有风”和清代徐锦华的《咏西瓜》诗“水晶球带轻烟绿,翡翠笼含冷焰红”,则让人口水直流。古诗:“青青西瓜有奇功,渴解暑胜如冰,甜汁入口清肺腑,玉液琼浆逊此公。”更是道出了西瓜解渴消暑之妙。

西瓜,不仅博得诗人的赞美,也赢得历代画家为之挥毫泼墨。一些画家从日常品尝的西瓜中得到艺术灵感,将其列为消暑度夏方面的画作题材,赋予西瓜绘画韵味,并通过画笔尽情予以描绘,如元代画家钱选、清代画家八大山人、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清代画家虚谷、清末民初画家吴昌硕和近现代画家齐白石、张大千等,都创作了许多以西瓜为题材的画作,尽管他们的创作方法有别,构图各异、设色不同,但都呈现出绘画艺术之美,且充盈生活气息,让人品赏不已,也为西瓜文化平添几分风采。

八大山人的《西瓜》册页,纸本设色,纵24.5厘米,横31.5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画面看,两只大西瓜自然摆放在一起,瓜皮青中隐白,纹理清晰,宛如刚从瓜田里采摘的。纵观画面,构图简洁,笔法细腻,刻画生动。八大山人所描绘的西瓜,与其他画家笔下的西瓜相比,显得冷逸孤傲,符合其遗民画家的心境。

罗聘的《西瓜》册页,纸本设色,纵24.1厘米,横30厘米,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从画面看,三片西瓜自然摆放着,红瓤黑籽,汁液丰盈,诱人馋涎。画家通过细腻的笔触、得当的设色,将西瓜带来的清凉之感展现在画面,别具情趣。画中题款:行人午热,得此能消暑,想着青门门外,路凉亭侧,瓜新切,一钱便买得。两峯(“两峯”为罗聘的号)戏作。寥寥数语题款,道出西瓜消暑之妙,平添画作之趣。

张大千的《消暑妙品图》,从画面看,半个绿皮黄瓤的西瓜旁,挨着一西瓜切片,与邻近三只菱角一起自然摆放着。那剖开的西瓜,水灵灵的,瓜瓤鲜嫩,汁液四溢。而画中所题“消暑妙品”四字,更是点出了西瓜祛暑消暑之妙。同时,张大千用娴熟的画笔将西瓜描绘得惟妙惟肖,尽显其深厚的绘画功底。

张大千西瓜画作《消暑妙品》。图源: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张大千画集》



的许子伟雕像。李幸璜摄

儋州中和镇南津书院旧址上



古代“青年”非青年

■ 陈佳

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这套划分里,没有“青年”。

古人表达“年轻”的意思,常用“后生”或“少年”。东晋葛洪在《抱朴子》里提出了“青人”,有学者认为其意思接近于今天的“青年”,但这个词并没有流传开来。

“青年”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唐代。唐代诗人牟融的《寄张源》里有这么一句:“青年俱未达,白社独离群。”这里的“青年”,意思是“年轻”,是一个形容词,而非名词。

宋代以后,“青年”一词逐渐出现在各类文献中。宋末,文天祥写下“相思处,青年如梦”的诗句,这时的“青年”已接近现代的青年概念。从元代

开始,文献中关于青年的描述多了起来,剧作家关汉卿有“青年敏学,有治才”等词句,元代谢应芬词中有“爱尔青年二十余,无心富贵独耽书”“青年去了,青衫破了”之语。清代的郑板桥也写过“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怀豪宕倍从前”。

由此可见,古代汉语里确实有“青年”一词,尤其越到后期,它的用法越接近今天。即使如此,古代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仍有本质区别。古代没有形成一个被制度化的“青年期”,二十岁行了冠礼,你就是“成人”了,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来“探索自我”。古代社会结构简单,身份转换是瞬间完成的,所以古人也就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词

来指代那个“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大人”的群体。

今天的“青年”概念,是工业革命、青春期理论、义务教育普及和五四运动之后的产物。它是一个社会学的分类,指向一个独特的年龄群体和文化认同。

古代没有“青年节”,但古人会有自己的方式纪念“成长”,比如二十岁行冠礼,宣告“你成年了”;女孩子十五岁行笄礼,盘起头发,表示可以嫁人了。只不过,他们都不叫“青年”这个名字罢了。

所以说,古代的“青年”非当代的青年。词同义异,差的竟是一千年的社会变迁。所以,当你再看到“古代青年”之类的说法时,不妨一笑置之。

史籍典录

马上又是一年青年节。在一些报纸副刊上,总少不了“古代也有青年节”“古诗词里的青年”之类的文章。然而,古代真有“青年”这个概念吗?

《现代汉语词典》对“青年”的定义是指人十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16至45周岁,国家统计局认为是15至34周岁,全国青联则把18至40周岁的人视为青年,没有统一标准,各执一说。

古人倒没这个烦恼,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青年”这个概念。我国古代,根据男子成长过程的特点,以十年为单元,将人生大致分为九个阶段。《礼记·曲礼》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